

# 孩子的禮物

李維西 著



新華書店山東總分店發行

8  
73

# 目次

一個偵察員的故事.....

孩子的禮物.....

## 一個偵察員的故事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在華東野戰醫院十四院休養。醫院住在渤海後方，我們十三號、十四號病房在一個院子裏。那是一家地主闊綽的但已顯得殘破了的瓦屋，這種房屋在樂陵縣的鄉村裏是很多的。

新年前後，我的鄰室十四號病房搬進來一位新的傷員。他的名字叫何文中，是野戰軍某師偵察連的副班長，是一個年青而頗愛說話的人。

三個月以前他動了手術——右腿的下肢在膝蓋以上被鋸掉了，由於當時困難的物質條件和一些其他情況，傷口還沒有好。在床上躺了四、五個月，使他苦悶而焦燥，他常愛生氣，很容易激動。有時甚至顯得有些憂鬱。——就像那種對自己熱切的心愿已不能繼續償還的人，他們總常常是悶悶不樂。

有一天傍晚，外面下着大雪。吃完晚飯後，我無聊地坐在他房間裏，兩人都默

不作聲。他仰天睡在炕上，僅僅露出半截臉在棉被外面，他的臉由於長時間沒有見到日光而稍稍有些蒼白。房間很暗，一個僅有的窗洞因為擋禦風雪而遮上了一塊破簾，門口則擱着一張草簾。

突然，大門響動了，有人嘻嘻哈哈的說笑着走了進來。掀開草簾，一連走進三個戰士。他們穿着一色的軍裝，而且都是新洗以後，便顯得特別整齊乾淨。撲撲着雪花，笑着向我點頭。三個人年紀都在二十歲上下，年青，活潑，看上去簡直是個「樂天派」。

在醫院裏，伙伴們見面以後，最習慣說的第一句話總是——

「喂，傷口怎樣啦？」

「沒事啦！」三個人幾乎是同聲地回答我，露出一種幸福和得意的神氣，還挺了挺胸脯，好像說：不信，你可以試兩拳！

他們一順排坐在何文中睡着的炕沿上，眉開眼笑。靠近何文中枕頭旁坐着一個，忍不住翻轉身伏在何文中的胸口上（他簡直忘記了他朋友的傷口還相當嚴重），興奮地重複地說：

「老何，俺三個快出院了。三天，回部隊！」

其他離得遠一些的兩個，也都挺直了腰背，伸長着脖子，注視着何文中臉上的動靜，他們要在他臉上發現一種驚異和羨慕的感情。他們甚至坐立不安，一會兒想笑，一會兒又忍住……好像整年逼着在外流浪的孩子就要回家一樣，懷着極大的喜悅，又總想把自己的幸福分一些給別人。

但是，從何文中臉上所能看到的，却使他們失望了。不錯，何文中是在激動着，不過這決非高興，却是嫉妒。並且竭力使自己鎮靜。

「三天嗎？不要騙人！」

伏在何文中身上的那一個，坐直起來，咧了咧嘴巴說：「騙你幹嗎？騙了你又

不給我煙捲抽！」

但另一個馬上就插上嘴來：「聽說一直回留守處轉部隊，連榮校也不要去。」

這就更加使人相信這件事情的確實可靠了。

「好，好，去吧！」何文中厭煩地皺着眉，好像生了氣。這只是一霎時間，隨

後他却不能不想：人家回部隊是一件喜事，還能因為自己去不成就給人家臉子看？

於是他又添說下去，心裏是酸溜溜的。「你們如看見俺指導員，捎帶告訴一聲：何文中太對不住黨和革命了，覺悟得太晚了，現在一輩子也回不成部隊了！」說完了

他幾乎要哭出來。

— 4 —  
爲什麼何文中對他的部隊有這樣大的熱情，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他在臨胸戰鬥中強渡瀾河的戰鬥事蹟：他是一個偵察兵，然而在戰鬥緊急的情況下，他自動要求——甚至超過紀律允許——去作爲一個普通列兵參加突擊戰。他的極其驚人的英勇可以寫成一篇出色的戰鬥故事，但他總不願意提到這事。

「像這樣的事，在咱們部隊太多了。」

他總是這樣回答我。

這一天，當那三個戰士走了以後（他們和他是同一個團的戰士），他却告訴了我另外一個故事。他說得非常仔細，一開始，就是帶着一個傷員所特有的易於感動的心情說下去的。

「在連隊裏，我是一個胆小鬼。——自然，那是剛參軍以後不久。」他的敘述就這樣開始了。

「一領到任務，我就「打縮」（害怕），在心裏問自己：會不會在這次任務中完了蛋？一九四五年，我剛參軍，……呵，不談這些，扯得太遠了。不過你知道，我記得跟你說過的，我有一個還沒過門的媳婦，人挺俊，脾性也好，咱倆合得來。」

我想她，我也想家，總想保住一條活命挨到復員。就是這麼個心事。」

「現在，我就說那樁事情了。孟良崗戰役以前，敵人很瘋狂。咱們偵察連經常化裝出發逮俘虜——咱們叫他活情報。因為那時候不容易摸清敵人情況，有時一走就和敵人碰了頭。

「有一天，俺班長領着我，還有一個同志，俺三個出發了。天已經黑下來，有星，可沒有月亮。這種天氣很好，宜於咱們活動。我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我想：呵！危險哪！要是咱們一不防碰到敵人搜索隊手裏，那可報銷啦！我想磨滑，蹣跚蹣跚的朝後縮。其實，在那種情況下，到處都可能碰見敵人，縮又保什麼險？可是胆小鬼就是不敢漏頭的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我和俺班長失去聯系了，當時距離可能並不遠。我心裏又難過，又高興，又害怕；難過的是班長他兩個去了，自己就光想保命，活丟人；又高興，我可以躲一躲，要不就早回去扯一頓謊，可是如果在路上碰見敵人呢？——很可能戳穿的。我又害怕，又不敢攔回去，因此我慢慢的走，常找個僻靜的地方坐下來息息，四處聽聽，心想最好在天明回部隊前，再遇見班長就好了。」

「沒有多少時，我看見兩個黑影打山腰旁邊走過來。我想，是班長來找我了，

多難爲情呀！我心一跳。再一想，合成一塊也好，我隨便扯個謊說拉肚子，一個人總不是味。我輕輕地「噓」了兩聲，恐怕他聽不見，就又逼着嗓門子叫起來：

「班長，班長！」

「對面兩個黑影驀地朝前跑了兩步，臥倒下來。」

「誰？哪一個？」黑影子問。

「我一聽聲音完全不對。呵，這可鬧出大事慘了！偏我當時一點也不沉着（何文中似乎是回想起當時的情況，他發怒地把頭朝起一掀，握起拳頭在空中重重地捶了一下。）我看見山下隔着一道又寬又深的大乾溝，心想他要遠路才能追過來，我一撒腿就跑開了，真能透啦！丟死人！我也不算新兵了，可是當時就昏了腦袋，我完全忘記了會把目標暴露給敵人的。砰，砰，敵人的沖鋒槍掃射過來，有一槍正好打在我小腿上，擦去了一層皮，也指帶了一些肉。——當時我只覺得好像叫毒蟲螫了一下，想到怕是掛花了，就向着原來的路上回頭跑得更急了。我記得大概在三、四十米遠遠的地方有一個莊子，想熬到那裏去躲一躲。」

「我跑着，拚命的跑着！——能攔上兔子。（他又順帶囑弄了自己一句，冷笑着）當一個人只一心想到要保住性命的時候，小的疼痛也就不覺得了。」



「夜裏，黑骨弄洞，幸好有星光，可是總是一脚高一脚矮的。我喘着氣跑進莊，匣子槍還提在手上。」進莊就有兩條大狗喘過來，像發瘋一樣的叫着。我想打門，又怕不行：一來狗叫就給敵人指出了目標，二來莊頭上敲門的聲音又太響，一聽要聽多遠，我喘得差一點把心肝五臟嘔出來。跑呀，朝前跑！在山溝裏，這個莊子不算小，我從莊西頭跑到莊東頭了，看見路北有一個小胡同，就轉了進去。

「在第一家門口，我停下了，我打門。颯是多麼疼呵，差些站不住，而在我逃跑的時候是沒有感覺到的。血從傷口淌下來，淌的很急；頭老是打轉，發暈；嘴發腥，發鹹，發黏……我當時想：我一定要犧牲在這裏了。——其實我連自己傷得多輕多重也糊糊塗塗的不知道。

「我又不敢大聲叫門，後面匪軍還在追我，可能他們已經進莊了。我把匣子槍掖在腰裏，臉上直冒火，紅到耳根子，見到老百姓怎麼說呢？八路軍就像我這種熊樣子嗎？我打門的聲音雖然很輕，可是打得很急。我一聲連一聲的叫着：

「『老大娘，老大娘，開開門呀！我，八路軍哩，呃，八路軍同志呵！』

「我聽見裏面喊喊喳喳有婦女說話的聲音，燈光照……，我心裏一高興，叫得更急了。」

「我伸手彎下腰來按着傷口，滿手鮮紅，我使衣服掩着。也許，已經有血滴在門口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在敵人佔領的地方，有過這樣的事情：敵人冒充咱們部隊叫門，老百姓當着是真的，高高興興的開門了。門才打開，你看，打吧！踢吧！使刺刀戳吧！使槍拐通吧！……說他們通八路。」

「我怕這家婦女畏畏縮縮不敢開門，就是爲了這個道理。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何文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嘆息了一聲。

天空也漸漸黑下來了，我們點上了燈，把門關緊。恰好小看護員替我們裝來了一盆伙房燒飯未曾滅熄的木柴底餘火，並且還沖了一壺開水來。他舀了一杯放在何文中枕頭旁，遞給他一根竹管腳在嘴裏。他側轉頭吸着開水，差不多一口氣喝完了半杯，於是閉上了眼睛，爲了恢復精神，暫時休息了一下。

燈光不亮，盆火通紅，四周沉寂，微火靜靜地吐着火舌，最易惹人深思。小看護員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何文中又繼續了他的敘述，現在他已經完全變換了一種口氣，他不再刻毒地挖苦自己，因爲他將要說到別人。他的語氣變得嚴肅，尊敬，甚至還帶着一種悲傷的

遲緩，這預示他將要說到一件動人的事情，而這對於他又一定有着極大的關係的。他重新開始了。

「這一家有婆媳兩個，大娘還有個兒子，頭午出去了，一直還沒有回來。這婆媳兩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，我沒有看見過這樣大胆的婦女，——我說「大胆」總不恰當。好啦，以後反正會談到，現在咱們還是接着前面的來談吧。」

「後來，門開了，大娘右手舉着燈，左手遮着火頭，怕風吹熄。她一點也沒有露出驚慌或害怕。也許是看不真切，眼睛睜得圓圓的，眉毛豎着——就像人家發脾氣時候的樣子。在大娘身後幾步遠有一個青年婦女，一會朝外張一張，一會又縮進去。她想出來看看，可是又有些不敢，不知道外面站着的究竟是一個什麼人。」

「大娘冷冷的問我：

「他二哥，你是誰？更深半夜的打人家門？」

「我一肚子不開心，直覺得要發火。他叫我「二哥」，說出這種話來！可是我看看自己呢，確實是穿着便衣，但我想這不是原因，——游擊隊總是穿便衣的。她的態度一定另有道理。我說：

「大娘，八路軍呵，你們才離開八路軍幾天呵？就忘記啦！」

「她臉色稍微一動，就又變成原來冷冷的樣子。她從頭到腳一遍又一遍的打量着我。」

「俺不知道什麼八路軍『中央軍』。」大娘說，「俺家裏沒有男人，你要幹啥也不能幫你，更不能留你住，換一家吧。」

「我急壞了，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進去躲一躲也好。我才抬腳，就忍不住疼得哼哼起來，我拿起按在傷口上的手……」

「呵，一手血，你掛花了？」大娘說，兩隻眼睛牢牢地盯着我。當時我想：你也有些動心啦！我說：

「反動派打的呀！」

「大娘還沒有說話，在後面躲着的那個青年媳婦却早跑上來了。」

「娘，真的，是咱八路軍同志，不要難為啦！」

「大娘又謹慎地望了她媳婦一眼，好像她臉上寫着真假似的。隨後就連忙把燈火交給媳婦，又重行看了看我。又懊悔，又難過，賽如做錯了一件大事，一伸手就扶住了我，埋怨她自己老，咒自己糊塗，還望我千萬不能生她老媽子的氣。」

「好同志，你不要見怪，我真怕反動派混充害人哩！真是，你看，傷的多重」

啊！」她轉身對媳婦說：「就在你房裏息吧，你回頭跟我睡。你男人回來就讓他陪同志歇着，也好照應照應。」

「這幾分鐘的變化可大咧！我一見大娘的熱心，心裏倒不安起來。我說：「不，大娘，要腌贖你炕了。」這固然是實話，但當時我還有一個心思，就是實在怕反動派找了來，因此，我接着又說（說這話時，我滿臉通紅）：「後面還有反動派攆我哩，給我一捆乾草，隨便哪裏掩護下子吧。」

「大娘不同意，她回答我說：

「反動派找不到這裏來，（她多麼自信！）大着胆先好好睡一宿。」

「大嫂早已把炕掃了乾淨，拾掇好，舖的平平整整，枕頭墊得高高的，把我扶上床，在傷口下墊了塊爛棉絮，隨後，就進鍋屋燒開水去了。大娘替我剪了一塊乾淨布，等着使開水洗乾淨傷口，上了香灰，包紮好。

「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好像登在自己家裏一樣，看着她們走進走出，忙來忙去。」

「當大娘緊張地做一切事情的時候，她沒有多說話。有時嘆氣，有時罵反動派，有時只看見她嘴唇動，也聽不出她說什麼東西。她又叫我「同志」，又叫我「

「孩子」。走到我床前來看我枕頭嫌不嫌低，試試我頭上發不發癢。大娘給我沖來了一盤蛋花湯。她坐在炕沿上一匙一匙的餵我。我喝完了，她拿着空盞仍舊坐在那裏，不聲不響的看着我。（我記起小時候在家生病時，俺娘也是這樣坐着，這樣照應我的。）「疼的狠吧？」——她問我，我搖搖頭，昏昏的閉上眼睛。「對，息息吧！」稍停了一下，我以為她走了，睜開眼睛來，她還是木呆呆地坐在那裏，像先前的望着我。她看見我沒有睡意，就隨着我談起來。

「這不全是為了咱老百姓嗎？像俺永昌（她兒子）在家，就遇不着這種危險。同志，你們光榮！老百姓心裏誰也念着八路軍。咱隊伍哪一天回來啊？」

「我沒有說話，我心裏難受。我開始覺得自己的落後、動搖、退縮是一件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。我沾辱了八路軍光榮的稱號，我辜負了老百姓，對不起他們。大娘又接下去說：

「我只有俺永昌一個孩子，要不，我早送他去參軍了。我看見你們同志，心裏又高興，又難過。還不是跟俺孩子一樣——八路軍有幾個不是莊戶人家的？你看你腿上掛花了，還不是爲的拚命打反動派，爲了大夥。要不然，你能受這罪嗎？……我靠五十歲了，我把當着自己孩子看，心疼的慌。」

「大嫂靠窗洞口站着，她走過來從她娘手裏接過空盃，注視着我。我不敢看她們一眼。要是她們知道我臨陣脫逃，哪裏有地縫鑽得下去呢！我又悔又恨，這婆媳兩個的好心又感動得我這變厲害。我恨自己，甚至打心裏頭發抖。」

「我想起了咱們部隊攻堅時突擊隊怎樣英勇的衝鋒、爆破，俺們偵察連的同志怎樣到敵人據點去抱俘虜……只有他們才配大娘這樣照應，才配給他們享受光榮。我呢……執行任務，我退縮，我怕死，我戀家，可恥呵！！我真想哭一場。老百姓爲什麼這樣擁護八路軍呢？是八路軍保護他們的利益，保衛他們。而我——我做了什麼呢！把我的錯誤告訴大娘吧，請她狠狠地批評我，我要她相信我，看我以後做個好偵察員！」

「我想着想着，真要哭了，我把臉轉到床裏去。」

「已經小半夜了，莊裏一點動靜都沒有。大娘和媳婦談起兒子來，她們担心他叫匪軍拉去當兵了。」

「該死，兵荒馬亂的，撞到哪里去啦？」

「不久，莊裏一家又一家的門就被打響了。我的心一動，估計是兩個匪軍搜尋來了。婆媳兩個的臉色都頂緊張，可是却很沉得住氣。她們把房間裏礙眼的東西都

拾掇清爽，關照我安心睡覺，說她們自有方法去對付那些匪軍，後來又說，「不礙，反動派不準能到這里來，你別白操心事！」可是我攔住了她們。

「不行，」我說，「可能要尋來的，如果畜牲們來了，大娘，我有槍，我是八路軍戰士，對付敵人不是你們的事，是我的事。」我掙着爬起來，大娘一把就按住了我。

「呵，你何苦急得這樣！」她說，「你掛花了，你又是一個人，看時候哩！傻孩子！不要一個勁逞英雄。千萬不呵！這不算你錯。」她給我重新把枕頭墊好，在我身上輕輕地拍了幾下。「不要動，聽我說，不要動，聽我說。」她重複着，一句又一句的囑咐着。我的眼淚忍不住湧了出來，我蒙住臉哭了。大娘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，她嘆了一口氣，吹熄燈，就跟着媳婦走出屋去，反扣上門。

「這一來，我可出不去了。」

「一走進天井，她們就悄悄地計議起來。計議什麼，我聽不出，可是我能斷定：可憐的婆媳兩個，正想靠她們的力量，在凶狠的敵人前來掩護我——一個八路軍的戰士哩！」

「她們走到北屋裏去。門打響了，最初，聽任着匪軍叫喊，誰也沒有答應；這



一來，門打得更急更響了，差不多快要砸破了。婆媳兩個走出北屋，挨不過去了。

「我的屋門也隨即打開，有一個人走進來。黑暗裏我看不清是誰，也不知道是婆婆呢還是媳婦。她一直走到我的炕跟前，一句話沒有說，就靜靜的站在那裏，這樣過去了一分鐘。可能她在想着什麼，很明顯的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。突然地，在那大門就要打開的時候，她急忙地爬上炕來，替我把被子蓋了蓋好，連頭也蒙住了。她又把我向炕裏輕輕地移了移，低低地說：「裝睡着，不要說話！」她的聲音是這樣堅決，我聽出來了，那是大嫂。我心驀地一跳，我知道，那是她剛才最後決定了的。爲了保護我——一個陌生的八路軍的普通傷員，她，年青的婦女，現在躺在我的旁邊了。」

「不能！大嫂，不！」我說，並想推開她。「你叫我……呵，不能，叫我心不安。」我掙扎着朝起爬，摸出了匣子槍。我要打擊敵人！

「這工夫還管啥！」她重新把我按倒，「睡下，不要亂動！」她牢牢地抵着我的身體。氣喘得很急。

「敵人闖進大門來了，查過了北屋，就把咱們屋門衝開了。手電筒的亮光照到炕上來。隨即沉重的脚步聲走過來了，虎虎地叫着：「起來！起來！」